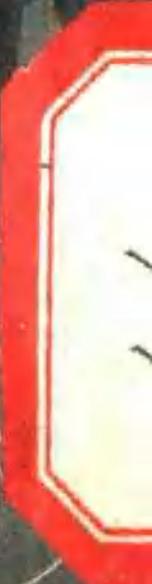


# 古今圖書集成

著

冬



戰 爭 新 聞 讀 法

著 冬 豫 盧

無 名 社 出 版

# 戰爭新聞讀法

著作者 蘆豫冬

發行者 無名出版社

經售者 全國各大書局

每冊定價三角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八月初版

翻印不准 ★ 版權所有

## 目 次

第一章	反映在新聞紙上的戰爭活動	一
第二章	戰爭新聞的來源與新聞政策	八
第三章	現代戰爭的性質及其形態	一六
第四章	戰爭的時代背景和具體環境	三一
第五章	對於戰爭理論的基本認識	三三

第六章 地理環境對於戰爭的影響 ······ 四二

第七章 軍火與戰場以外的軍火商活動 ······ 五

第八章 間諜活動及情報的反映和作用 ······ 六〇

第九章 把握戰爭新聞的具體方法 ······ 六九

## 第一章 反映在新聞紙上的戰爭活動

戰爭活動在新聞紙上的反映，大體上有着幾種不同的形式，正如一般政治新聞或者社會新聞一樣，主要的是簡短的新聞電訊，其次則是戰地通訊或者特寫，最後，才由評論記者根據着這些積累的素材，加和其他必要的參考圖籍及特殊的情報而予以分析及推論。

站在嚴格的新聞學的立場上，戰爭新聞自然不能成爲獨立的新聞學的部門，但是在現實的基地上說，戰爭無論如何是最複雜錯綜的社會現象，同時，也是最激烈而又繁複的鬥爭形式；因之，它底變化，在新聞紙上所表現出來的，就比之一切政治新聞或社會新聞都顯得特別迅速而繁複；並且，由於牠底變化之急疾性和本身的複雜性，對於社會和政治都發生了極重大的影

響。從這些密切的關聯上，使一般人對於戰爭現象之企求，獲得真實和具體的認識，自然也就隨之而迫切了。

在這裏，對於戰爭新聞，我們雖說并不企圖把它作為一個獨立的新聞學的部門來加以研究，但是却存在着一種使我們必須探討這種新聞所反映出來的戰爭現象的理由。自然，我們這裏所說的戰爭現象，不僅是指在戰場上，戰鬥上所發生的形態，同時，也包涵着一切與戰爭有密切關聯，或者為戰爭所影響的一般政治經濟及社會的現象，不過我們主要的仍然是指軍事上的鬥爭。

隨着歷史的演變，每一個時代的戰爭都有著它底不同的特徵和內容，同樣，反映在新聞紙上的戰爭活動也必然有著牠底特殊的形態。所以，我們對於戰爭新聞的研究，首先必須把握著一個具體的方針，換言之，也就是要從客觀的觀點上，來分析它底時代的特徵和種種複雜錯綜的關聯，而後才能獲得它底真實面，而使它具體化起來。

現代的戰爭比過去的戰爭有著更多而且更複雜的社會條件和因素，同時，現代的戰爭也

有著更複雜的性質和內容反映在戰爭現象上的，同時也有著種種不同底戰爭的形態，這種形態，主要的自然是決定於戰爭的性質。不過從某些地方，當我們研究戰爭新聞的時候，就必須首先加以注意，因為對於現代戰爭沒有具體的認識，就不能把握到那透過戰爭現象而獲得真實性的具體方針。

中國自揭開神聖的全民族的革命戰爭之後，在某一時期——乃至於現在——中有一部份人對於戰爭前途感到的悲觀和失望，以及又一部份人的過於樂觀和輕敵，都是由於不了解現代戰爭底複雜的性質，以及它底具體條件和種種因素，而陷於觀念論與機械論的原故。

中國對日的戰爭，為什麼不同於歷年的內戰？又為什麼不同於歷代的對外戰爭？也不同於印度和阿比西尼亞的反侵略戰爭？它底客觀的具體環境，它底時代性！——在那裏為什麼牠在戰略上必須採取持久戰？它底理論的根據又在那裏？——這些都不能不從現代戰爭底複雜性和它所包涵底複雜的條件和因素去尋求解答。

所以對於戰爭新聞的讀法，并不止是從報紙上獲得片面或瑣屑的消息，而加以歸納就了

事，我們必須把這些消息具體化起來，配合了整個客觀的形勢，作靈活和生動的考察，不但看到了牠的表面，還要看到牠種種的趨勢，以及客觀底可能性和前途。在國際間的戰爭是如此，在國內的戰爭，以及殖民地的叛亂（民族革命戰爭）也是如此。

在分析戰役或作戰的戰爭新聞的時候，我們不但要看到精神上（士氣、民族）和物質上（財政、軍火、及其他）以及人員上……的種種主觀和客觀力量在相互消長，我們同時還要看到了整個作戰的方略在相互消長，在這種相處的形勢中，敵對的雙方都在爭取他們各自的勝利。我們要是忽略了這個整體，我們對於戰局的認識就會變成片面的，或者只獲得了模糊的影子，而犯了上面所說到的觀念論和機械論的錯誤。

戰爭新聞，它的出現於新聞紙上是破碎和片斷的，因為新聞記者的任務只在於忠實地報告前方或後方的軍事行動，或者一城一池的得失，……我們要了解這些軍事行動和某地得失之意義和重要性，首先就非對全局有個具體和充分的認識不可。如此，我們研究戰爭新聞底最重要的一點，也就是把新聞紙上底戰爭的動態，加以客觀的批判、分析和處理，並且能够從這裏

看到了牠底發展的趨勢和必然的前途。所以站在新軍事學的觀點上說，戰爭新聞讀法之所以異於一般政治新聞及社會新聞的大體上最重要之點，也在此。

但是，戰爭既然是社會現象之特殊的反映，而且，它的發展又與一般社會的現實發生密切的關係，那麼，對於戰爭新聞的研究，就不能單純的視之為對軍事活動的研究，尤其不能從單純的軍事學之立場來作考察。我們不了解戰爭是社會進化中底必然的形態，和特有的現象，也就是說，我們不了解他是從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所產生出來的，明白它的本身所具有社會經濟的要素，我們就不能了解某一時代底戰爭的特點，以及戰爭的時代性底基本的意義，更不能了解它的本質和內容。因之，讀戰爭新聞的時候，我們仍然不能把它與一般政治新聞或社會新聞等等，斷然割裂開來；剛剛相反，我們必須把它們緊密地連繫着，作有機的研究。

恩格斯之所以在一八八七年就預言着歐洲的戰爭（一九一四——八的大戰）並指出了牠底性質，特徵和前途，（註）也就是由於他在社會發展的規律上，看到了軍事的衝突必然代替了政治的衝突的原故。克魯塞維支（Generals Karl Von Clausewitz）底「戰爭是

政治的繼續」這句名言之正確性，也是從這種現實的基礎之上，獲得證明的。

我們已經不斷地指出，對於戰爭新聞的研究必須首先對全局有個深切的了解，才不至陷於片面底主觀觀念論及機械論的錯誤。同樣，對於社會發展法則之不了解，和不明白戰爭與社會經濟底複雜的關係，也會陷於純軍事觀點底「唯武器論」等等的錯誤。在這次中日戰爭中，我們已不難找到許多切實的例子。有些人對一城一池之得失之感到悲觀，以及又有一些人急着希望「速勝」的錯誤，很明白的都是誤犯了這種純軍事觀點的表現。

恩格斯有幾句話，對於戰爭之依存於社會的社會經濟基礎，說得非常確切，他說：

「真的，沒有什麼東西比軍隊及艦隊更依存經濟條件了。武裝、編成、組織、戰術和戰略等，第一是依存於當時的生產階級和交通狀態的。」

這幾句話，很可以使我們更進一步的了解毛澤東先生所指出中國之所以必須採取持久戰的基本戰略，以及在一定的階段上，日本是處優勢的進攻，以及指出我們應該有勇氣承認一時底「敵強我弱」的現象的理由。

因此，在讀戰爭新聞的時候，沒有把握到這些具體的事象，是不可能的。中國這次對日的抗戰，具有着很豐滿底歷史意義、和新軍事學的內容；所以在這次戰爭中，不但使我們看到戰爭現象的繁複，而且，更將使我們看到新的社會胚胎，將從這戰爭中出現——這胚胎，就是新的三民主義共和國！

(註)一八八七年，恩格斯給華爾瑪亞的信中說：「八百萬乃至一千萬的兵士互以殺戮為事。至於雙蟲軍也不能想到的情形，全歐洲被破壞得成了一片荒涼原野。那三十年戰事所造成的大荒廢狀態，將要在三四年間忽然地變來而擴大到全大陸，飢餓，疫病，貧窮，終於要惹起軍隊和國民大眾全部的大毀滅，而且，這時代的工業上、商業上、信用業上的人為的機構的救濟也沒有，因而更陷於無救濟的混亂。這些，終歸於整個的一般的破產。舊的國家和傳統的國家崩壞了。」在這一戰裏，誰能得到勝利呢？那是絕對不能豫見的。但是，有一個是唯一有的、僅有的、絕對地確實的結果必然到來，那便是整個的疲弊衰亡，創造出勞動階級帶頭的條件。」

## 第一章 戰爭新聞的來源與新聞政策

對於戰爭新聞底研究的素材，其主要的來源固然是根據於新聞紙上的報導；但是在新聞紙上所反映出來的戰爭活動，其內容是否充分，是否正確？則有待於我們加以慎密的鑑別和選擇，而後予以適當的處理。可是這裏却又存在着一個問題，就是對於不充分的新聞資料，以及沒有在新聞紙上出現的戰爭新聞，我們又用什麼方法去彌補和獲得？

我們知道，假如我們沒有辨別新聞紙上的報導的能力，看不出它底錯誤或者正確，以至於沒有辦法彌補和鑑別那些不充分的新聞資料，那麼，我們對於整個戰爭的動態，就不能獲得一個明確的面貌，而不免失之於模糊。

不過，在我們解決這個困難之先，首先必須明白戰爭活動的變化之急疾性，以及戰爭本身的複雜性和隱晦性……所以，有時許多戰爭情況，我們不但在當時得不到正確及充分的報導，甚至在事後也很難獲得明確的解答，在歷史上就不乏這種實例。因之，我們要順利的去解決這個困難，是絕不可能的；在大體上，我們只能够根據着客觀的情勢，以及種種複雜的社會條件，與歷史根源，而確定它在某種程度上的可能性或真實性，同我們自己，則在這個處理的過程中，給予適當的補充與分析。

其次，我們並且還要明白，在敵對的雙方之對於新聞政策的運用，也常常可以改變了戰爭新聞報導本身的面貌——這就是說，敵對雙方爲了避免傳達他底不利的消息給讀者（羣衆），同時相反的，也爲了把不利的消息加諸於敵方，或對敵不利的消息予以誇大，而宣揚自己底有利的一面……等等，也常常會使新聞的真實性爲之減弱或消失的……

那麼，對於處理和解決這種困難的問題，就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了。不過，歸結起來，我們必須首先了解的，則應該是第一，戰爭新聞的來源及其散發的過程，第二，是敵對雙方底新聞政策

及其主要的作用——這是兩個主要的構成部份。

所謂戰爭新聞的來源，無疑的必須有了戰爭的爆發，或者有了這種情勢的醞釀，才有可能。它是跟一般社會的、政治的新聞一樣，必然有着它底客觀的現實的根基的，否則就會變成了虛構。可是在這個複雜錯綜的社會關係，國際關係上，我們自然也不能看得這末單純。所謂虛構，有時候藉着某種力量，（像軍火商的活動，等等）也有變成事實的可能；而且，有時候在種種複雜的情勢下，也使我們不容易識別這種事象的真偽。——特別是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裏，新聞托辣斯憑着他底宏大的資力來操縱着巨大的新聞網；美國的哈斯特系，就曾經用過這種力量，從製造戰爭新聞到事實上造成了戰爭。

可是無論如何，戰爭新聞主要的必然是來自戰爭的區域，這却是無可置疑的事實。而我們這裏所要剖析的，因之也就不管它是由於新聞大王或軍火巨頭，所煽動或製造出來的戰爭，還是由於客觀形勢的發展而促成底戰爭的局面，都是我們研究的對象。因為對於這些戰爭的原因、客觀關係、以及發展過程，我們都可以留待作整個戰爭活動的考察的時候，再

作個全般的說明。在這兒所要着重的前提是：是否已經有了戰爭的現象或徵兆（醞釀）？——否則，牠就不能確定是戰爭新聞，或是一般的政黨新聞。

自然，所有的戰爭新聞，決不只是單純的從戰爭區域所採訪，也不僅是得之於敵對雙方的軍事公報、情報，或後方各個社會層所透露，——有時從中立者的國度或地帶，乃至於距離戰爭區域很遠的地方，也很可能獲得關於某一戰爭的活動之報導及情報的。像這次中日戰爭中，華盛頓、倫敦、柏林……等幾個國際大都市，就不時發出過這一類的電訊；至於香港，由於地理上的接近及國際上的關係，自然就更不必說了。

不過，大體上說，戰爭新聞底廣大的來源，主要的還是來自作戰的前方或作戰的區域及其附近，而且，這個來源，也較之其它的地域直接和可靠得多。並且，事實上除了接近戰區的中立地帶以外，也只有戰爭區域底新聞條件比較具備，其他較遠的地方，對於這一戰爭的新聞是決難經常採訪及供應的。

正爲了戰爭新聞底來源之迥異，它底正確性也就因之而有着很大的差別。同時，對於通過

新聞記者或電訊社乃至於新聞紙而傳達於我們這種過程上，對於它底正確性的本身也有極大的影響的。因為這之間正存在着一個一般新聞學底原則上的問題，就是各個新聞記者、電訊社和新聞紙，都有著他們底各自的立場、態度和見解（思想）。因此，在讀戰爭新聞的時候，注意著這兩個前提，——第一是新聞拍發的地點，第二是發報的電訊社或記者所代表的立場——是非常重要的。比方說，像張鼓峯事件時，從柏林和華沙所發出來的電訊，以及廣州陷落時，從香港、東京兩地所拍來的新聞……等，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誰都知道，柏林是國社黨褐衫法西首領統治下的首都，東京則是法西侵略者的京城，不用說，必然是宣傳有利於侵略者的一面的；而華沙與香港，却又是國際上有名底「謠言的都市」，那麼，它底可靠的程度也就不言而喻了。

至於因電訊社和記者所代表的立場之不同，其得到的結果自然也是兩樣的。像路透社（英國半官通訊社）、哈瓦斯社（法國半官通訊社）、美聯社（美國商辦通訊社）、塔斯社（蘇聯官辦通訊社）、海通社（德國半官通訊社）、中央社（中國官辦通訊社）、同盟社（日本官辦通訊社）……等，他們所代表的立場之互異，在這裏就不難看到了。